

# 南社詩人多奇才 (二)

王梓良

## 陳其美的生平志事

陳其美，名英士，浙江吳興人，他的入社編號是一二五號。自己在石門當舖裏做事，便刻苦省錢，幫助昆弟其采赴日。到了二十歲，其采已能自立，反過來助英士赴日；初入警監學校，後入東斌學校改習軍事。民國七年，國父在東京創立同盟會，他就加入組織。以後和譚人鳳、宋教仁等組織中部同盟會幹部，作為規劃長江革命的中樞，為了要民眾覺醒，便在上海先後創辦中國公報和民聲叢報，親自撰寫文章鼓吹革命。同時輔助各地同志創辦革命性雜誌報刊。一時東南各地，成為革命輿論的中心，其美的力量居多。他除宣傳外，又鼓勵一位拳術界霍元甲，創辦一所精武學校，從革命同志中挑出體格堅實者數十人，入精武學校接受鍛鍊。

民國前一年，黃興、趙聲、胡漢民等謀在廣州發動大規模的起義時，他首先到香港參預計劃。三月二十九日起義失敗，滿清官吏嚴密搜捕黨人，他又悄悄地由香港至廣州，以陌生人的面目掩護同志脫險。後來被清吏知道了，懸賞捉拿，可是他又逃出廣州，回到上海。

民前一年的十月十日，湖北黨人起義，驅逐清吏，連克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可是倉猝起事，力量究嫌薄弱。其美在上海得報，立刻趕往南京，和當地同志商量，可是分析結果，因清吏鐵良、張勳擁有重兵，恐怕難以發動。遂去杭州，杭州同志以滬杭交通大使，杭州先動，那是極為危險。於是其美返回上海，在上海發動起義。由於製造局抵抗甚烈，相持不下，他自己徒手入製造局向清軍開導，而為清兵所拘，用鐵索將他細綁。外面得悉，奮攻愈烈，連伶界武生，也率領徒弟携刀鎗棍棒來協助，卒攻破了製造局。當他被同志救出，神色如常，祇高呼「製造局被我們攻佔了，這是第一步勝利。快展開全面的革命行動。」整個上海，全部光復，在眾人的推舉下，他擔任了上海都督。杭州、蘇州、鎮江等地，也都聞風而起。使武漢首義而為清兵所攻的危局解除。不久，組織蘇浙鎮滬聯軍，會攻南京，南京光復，歡迎中山先生到南京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正式誕生。

清帝退位，幾千年的專制政體告一結束。於是中山先生的臨時總統也讓給了袁世凱，導使中國在共和的政體下共謀建設。但袁世凱竟欲傳之萬代，陰謀帝制。於是其美便積極反對，在民國三年，成立了奉天革命機關，民國四年，派同志王曉峯擊斃了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次年，發動肇和兵艦起義，又拒絕了「出洋」的誘惑。但革命在在需款，他正在煩的當兒，為袁所知，便和黨羽許國霖、程子安商議，組設一個鴻豐煤鐵公司，命一個叫李海秋去說：「鴻豐公司有一礦地預備向日本抵押大款，如你能介紹簽約，將來借款成功，可以十分之四來助作革命經費。」其美聽了大喜，連忙答應下來，並且和李海秋約定五月十八日下午研究契約。是日下午，李、許等人到其美的住宅，尚未坐定，李忽然說忘帶簽約底稿，待起身出門去取，忽然闖進兩個凶徒，走進客廳，拔鎗向其美頭部猛射，其美連中數鎗，倒地氣絕。年僅四十歲。當時在客廳外面主持文書及來客登記的是嘉興徐忍茹，徐在大陸撤退來臺時任黨史會副主任，那年在中山堂舉行開國史展覽以激勵民氣的就是由他主持，他習體育，孔武有力，以午後無事，適出外躍躑，而凶徒乘這空檔，來行此毒手；這是徐終身引為恨事的。惟英士有子惠夫，在銀行服務，現在臺灣，姪兒果夫、立夫、祖烈，均來臺，果夫已逝，立夫尚健在，

祖烈曾為籃球健將，臺灣青少年球迷，尚能憶及他的容貌舉止也；子孫昌盛，澤蔭後昆矣。

### 女性社員徐氏姊妹

女界的社員，我學徐自華姊妹，呂璧城、張默君三人為代表。現在先講徐自華姊妹。

(1) 徐自華，浙江石門人（入社編號第十一號）字寄塵，號懺慧，她是秋瑾烈士的結拜姊妹。青年時跟隨父親到廣東，昔年人們對廣東都視為長途，有「少不入廣，老不入川」之說。她既入廣，接觸西方文明，北返後，眼界胸襟較一般閩閩女子為遠大、開朗，惟仍富溫潤賢淑之內含。旋應南潯女校之聘。據陳去病之徐自華傳：

徐自華者，秋瑾之盟姊也，……少承家學，工詩文詞，自號懺慧詞人，著有聽竹樓詩、懺慧詞等行於世，見者以為李易安、朱淑真再世焉。初為南潯女校教員，會褚輔成亦以瑾來薦，瑾校長以徐故却之。瑾聞之，心甚不平，與褚輔成來謁徐，一見各自傾倒，恨相見之晚。由是徐遂留瑾，任校事。……是夏瑾別去之上海，發行中國女報，遂亦辭女校職，一意助瑾行事。瑾任著述，而徐任其貲，一時女報甚風行也。明年丁未，……同登杭州鳳凰山，……復與謁岳王墳，徘徊瞻眺，至日且暮不能去，徐又諷之曰：「若詎欲死葬於此乎？瑾太息曰：「苟得葬於此，為福多矣。徐曰：「君若死，余必為君葬之。……是歲六月，瑾成仁，冬，始冒風雪渡錢塘江，至越中，於昏夜乘炬入文種山，探得其柩所在，昇之杭州西湖，置地岳王墳側葬之，

踐宿諾也。驗年戊申，又與去病等密謀結秋社，以繼瑾志，酒為虜所聞，……及杭州光復，……徐遷杭州，建風雨亭於秋墓故址，以資憑弔。嗣念瑾柩在長沙未葬，因囑去病往送，卒葬之岳王墓畔。嗚呼！洵可謂一諾千金，不啻其志者矣。……

徐之與秋女俠交誼，已如前述，茲摘錄徐自撰之「返訓記」一文，以見徐之對待秋女俠之女王燦芝：

丁未夏至，予方居父喪，在語溪（即崇德）親舍，忽瑋卿（秋瑾字）自杭州來，云：「將舉事矣，願顧縮，將奈何？」予雖心以為危，然義不能阻其行，乃悉傾奩中物納之，曰：「將以贖卿，可乎？」君飄然曰：「感姊厚貽，何以為報？」遽脫雙劍示予曰：「事之成敗未可知，此區區物，界姊紀念，何如？」予為悚然，顧弗得却，……迨今思之，顯顯若前日事，而瑋卿殉國，倏已二十週年矣。……又與秋社同志創設競雄女校於滬，以資紀念。踴勉劬瘁，凡十六年，而君之女公子燦芝，學日有成，英挺明爽，不啻秋俠當年，爰悉以女校事務相委，並舉劍而授之，曰：「此汝母物，亦汝王氏聘禮中物也，而予為之外府。日月已邁，今老且病，不完璧歸趙，將欲奚為？子其實之，見劍猶見汝母也！」燦芝曰：「諾！」因書其事以為返劍記。

從上，見徐在清末已從事教育，經理女報，在警網中為盟妹遷葬於杭州，以完成宿諾。更創辦競

雄女校，以發揚其未竟之志，最後移交給秋女俠的女公子。此在鬚眉男子所不能完全達成之事，而他一有條理的安排，真是難能可貴。妹蘊華，也是南社早期的社員，入社編號是第十二號。蘊華字小淑，為秋女俠的學生，在秋女俠的遺集中有「和徐小淑兄弟見贈」：

素箋一幅特相遺，字字簪花見俊姿。麗句天生謝道韞，史才人目漢班姬。愧無秦豸英雄骨，辜負陽春絕妙辭。我欲期君為女傑，黃龍飲罷共吟詩。

可謂稱許她而期勉她的深切了。

蘊華續聞侯林景行，景行字亮奇，號寒碧，民國五年歸自遼東，主持時事新報筆政。景行亦為南社社友，入社編號為第十三號。同志，又同為詩友，兩人結為夫婦，可說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時亮奇以共和復活，奔走國事，不遺餘力；宣揚共和文稿及發佈，由其一手包辦。蘊華則在競雄女校執教，以助姊實現師之志願。公餘酬唱，其樂融融。惟天妬良緣，蘊華懷第一胎分娩，亮奇於編後往探望，跨過馬霍路，為汽車輾斃，即現今之所謂「車禍」；魂返無術，徒呼負負而已。她的女兒林北麗，嫁給父執輩林庚白為室，庚白也是南社社員，入社編號為二一九號。但結婚不久，為避橫禍而在香港發生戰爭時為日機擊中斃命，那時北麗尚不過二十五歲罷了。考自華，原已定親，未過門而夫死，那時只二十歲光景，後來遇到才子陳去病，然陳身矮，足跛，好飲酒使氣，總算到了六十幾歲壽終；蘊華，有如詩如畫的生活，然而就在生北麗那時，她的丈夫



出「車禍」死亡，以後崇德的親友爲了免除她在上海，睹物傷情，便把她遷到崇德，請她做校長。

——後來的師範講習所，希望她化哀思爲愛心，教一班天真無邪的故鄉子女。她的女兒北麗也只有二十五歲，林庚白就棄了她而去。柳亞子在三十三年時，評她的詩：

碧血長埋現大同，已無劫火一星紅。  
雙鴦躍向櫻花笑，天地澄清指顧中。

(題櫻都羅馬圖)

漠漠荒煙古戍中，樹梢漸映月玲瓏。  
一圓更合尋常事，滌盡腥羶不朽功。

(題遼東夜獵圖)

雨絲悄欲掩春光，破曉層樓踈踈忙。  
起坐出門潭不是，不知何事亂柔腸。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雨中)

初日明霞一線金，遙青如黛點疏林。  
四圍幽美娛孤抱，忽見神州竟陸沉。

(三月十日侵曉得句)

柳亞子引了以上各詩，評她有意境、有格局、有神韻、有見解，凡是舊詩的三昧無一不備。……的確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抗戰已達後期的作品。在她鬢齡時期，筆者於十六年暑期和幾個崇德的青年去訪她的母親於縣立農場，見她明慧天真，大家還鬪着香吻，時日匆匆，現在她也已六十之疆了。她是二十年抗高的同學，杭州高級中學的同學每年都有一次聚餐，關於她的點滴，讓她們同學寫吧！

### 張默君呂碧城二人

(2) 張默君，名昭漢，號涵秋，湖南湘鄉人，爲社友邵元冲之夫人，入社登記爲二〇〇號。留學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習教育。曾爲南京女子師範校長。十三年與邵結婚，時已四十餘歲矣。

工璧窠大字，她十六年隨夫至浙江，夫任浙江省政府委員，省黨部委員兼杭州市長，凡黨部宣傳刊物如青白雜誌等，都由她題眉，她在革命史上有記的是江蘇光復，她以布帶蘸墨，書「興漢安民」大纛，懸於蘇州北寺塔頂，因那時隨友官於江蘇也。渠亦曾任杭市教育局長，惜因那時政局多變，未能久於其任。後在京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旋升任立法院立法委員。二十五年西安事變，邵本有安徽省政府主席的任命，不幸在這次事變中喪生。於是，人們便以「默老」稱之。避共來臺，任考試院考試委員、中央評議委員。邵本與蔣介石有金蘭之譜，蔣公晚年極爲重視資深同志，故張默君在臺亦能安度其餘年，並捐其所藏玉器於博物館，將所著白華草堂詩、玉尺樓詩、正氣呼天集、揚靈集等，綜爲大疑堂集，約五十萬言，言皆有本，文采華詠，更爲友好贈聯，筆者夫婦蒙其贈以「沐浴日月，網紀天人」；「使星遙倚玉山高，蒼茫蠅身響翠濤。」龍飛鳳舞，的是不凡。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卒於臺北，壽八十有二也。

(3) 呂碧城，一名蘭清，字通天，號聖因，晚年信佛，法號寶蓮，安徽旌德人，入社編號四一

八號。

呂碧城，家學淵源，父鳳岐公，曾任山西學政。渠光緒九年生，長姊清揚，字惠如；次姊美蓀，亦作梅生、眉生，都以詩文名於時，是以有「淮西三呂，天下知名」之譽，碧城在姊妹行中尤稱慧秀。詩文外，亦工畫，善治印，並嫻聲律。英欽之(臺大前外文系主任英千里之父)昔在天津辦文化事業，嘗行呂氏三姊妹集，序首稱碧城爲瑞田公季女。

其實她還有一妹名坤秀，雖工詩文，然不如諸姊。然而碧城並非季女。她負極高的文學天才，閩侯林庚白自視甚高，但「子樓隨筆」中有一則曰：「余欲將近三月以來所作詩詞及語體詩爲一集，而苦無以名之。偶見旌德呂碧城女士詩『早知弱水爲天堑』之句，幾失此佳名，乃思以弱水名吾集。碧城，故士紳階級中間秀也，驚才絕艷，工詩詞，擅書翰。……余年甫十三，讀書天津之客籍學堂，嘗私往窺伺，時碧城裁二十許，主女子公立學校，爲時流所重。……」她九歲時，爲父親許配同鄉汪姓之子，不幸父親病故，她的繼母嚴夫人爲了和族人爭產，爲人綁擄，她寫了長長一信給當時任江蘇布政使的樊樊山，樊急電安徽當局，經過許多曲折，母親才脫險歸來，這樣轟動了當時輿論，汪姓便提出了退婚。那時的退婚，是極大的侮辱，故以後她絕口不談婚事，而不嫁終其身也。

光緒三十四年，嚴履應直督楊士驤主聘到天津，碧城請她教「名學」，經嚴復的指導，譯成「名學淺說」，這於她後來的研究「因明之學」



，大有幫助。她先後所著，有「呂碧城集」、「信芳集」、「鴻雪因緣」、「曉珠詞」、「歐美之光」、「文史綱要」、「香光小錄」、「雪繪詞」、「觀經釋論」等等。慈禧逝世，她有「百字令」詞譏之云：「排雲深處，寫嬋娟一幅，羣衣輕羽，禁得與亡千古恨，劍樣英英眉嫵。屏蔽邊疆，京埃金幣，纖手輕輸去，遊魂地下，羞逢漢姓唐鵝。」（言呂后與武則天）曾震動士林。民國成立，一度為袁世凱的公府秘書。籌安會起，她便不辭而去。民國九年，她自費入美國哥倫比亞為旁聽生，研究文學。兼任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後來又轉去歐洲游英、德、法、瑞、意等國。十五年，她卜居瑞士，倡殺護生運動，並以英文繙譯佛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她從瑞士取道美洲到了香港，住居東蓮覺苑，後來遷到九龍。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卒，遺命火化，和麵為丸，投擲海中，以與水族結緣。茲錄樊樊山評其「浪淘沙」一首，以結束本節：原詞是「寒意透雲浮，寶篆煙厚，夜深聽雨小紅樓，侬紫嫣紅零落否？人替花愁。臨遠怕凝眸，草賦波柔，隔簾咫尺是西洲，來月送春兼送別，花替人愁。」評曰：「漱玉猶當避席，斷腸集勿論矣。」

### 葉楚儉調和諸名士

終生努力國民革命，艱苦不改其志者，舉葉楚儉、于右任、居正等三人。

葉楚儉原名宗源，字卓書，號楚儉，別號小鳳，又號龍公，江蘇吳江人，入社編號三三二號。葉葉，以楚儉列名最大，且有許多法定之名，在

中央黨部時，人皆以楚老相稱，故反忘其原名矣。楚儉，雖編號三十二，而其調和許多名士、志士之中，以維持南社於不墮，實不亞於一號陳去病，三號柳亞子也。楚儉，原亦激昂之士，所以清末肄業蘇州高等學堂時，以不滿監督蔣君，蔣借其「鬧飯廳」之名，予以開除。乃流亡到浙江之沈院鎮，和同學作私人研究，每逢該鎮廟會之日，和同學到祥雲觀講演，以啓迪民智，激發國家觀念。那時還沒「社教」名詞，所以人皆以好奇心視之。其後因同鄉陳去病之推薦，赴汕頭接陳之任，任中華新報主編，那時中華新報筆調潑辣，對皇室不甚敬重，故極受廣東當局之嫉視。幸那時有臺灣志士、廣東諮議會議長丘逢甲之掩護，得能保存。惟陳去葉來，筆調一仍其舊，而挖苦尤甚，等到後來，終遭封閉。返滬任民主報與太平洋日報。到了這個場合，歷經磨鍊，逐漸認清環境，而心情逐漸趨向中正和平，知革命之不可一蹴而成，要從宣傳喚起民衆，民衆信仰主義，擁護主義才可，是以一心一意注意新聞事業，期以報導灌輸民衆以新知識、新形象。其後在上海又主編生活日報與黨的機關報民國日報；尤以對民國日報，負責最久而貢獻最大，同志也是同社社友，跟隨政府來臺的立法委員狄膺曾回憶說：「當年的民國日報，家無隔宿之糧，全靠他一人力支撐，文章出自他胸中；錢要靠他去奔走；捕房來找麻煩，還要他去吃官司。」那像在臺的賴工商發達，無論任何黨營機構，都有美侖美奐的房屋；北伐軍底定江南後，曾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當即邀約在南社極有供獻的胡漢安任民政廳長

。但是書生從政不一定能得心應手，他就退為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以後又絡續任秘書長、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立法院副院長等職，除以謙沖態度，對人事與政策為鼎鑊之調和，以其具有書生與詩人氣質，故從未放棄文教工作，最後始將文化宣傳之「棒」交給張道藩。葉楚儉晚年，參與中央政事，嘗深作遺忘狀，以示其衰老而鼓勵青年負責。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奉派為江浙宣撫使，至上海即病，加以接收事務繁雜，與上海一帶之民生疾苦，深深感觸，於民國三十五年二月逝世。

### 于右任與文教事業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右任，後以字行。別署劉學裕，筆名神州舊主、騷心、大風、剝果、太平老人。陝西三原人，入社編號第六十五號，右任，家務農，幼失怙恃，賴二伯母房太夫人扶養成人，終生言及伯母，常為之感泣。六歲隨牧羊兒掘野紅根遇狼，幾遭不測。故後亦以牧羊兒敘名，以示不忘。七歲入塾，十一歲習詩及草書，十七歲以案首入學，學使葉爾恆目為西北奇才。其為文重經世義理而不重章句，二十五歲以第十名中鄉舉，受任甯州中學堂監督（校長）。嗣以「半哭半笑樓」稿中文句譏諷時政，倡言革命，清廷革其學人，密令通緝，遂亡命上海。得馬相伯之助，入震旦學院攻讀，此改名為劉學裕之由來也。旋於赴日考察新聞業務時，與胡漢民等交往，謁國父孫中山先生洽談，正式宣誓加入同盟會。二十九歲回國，在上海辦「神州日報」「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等，集合同志



# 貴州政壇憶往讀後

會鴻圖

民國六十九年三月何將軍敬之先生九一誕辰，我和內子同臺為其祝嘏，得與韓五先生聚會歡談，時笑違已八年矣。先生出示所著貴州政壇憶往一文，述其自民國十一年參加革命隨軍襄贊東征北伐起，直到大陸變色前努力黔政之經過，尤於出長貴陽市政及黔省建設廳兼主持貴州企業公司時期紀敘甚詳，詳讀之後有不能已於言者。

貴州原是貧瘠省區，在軍閥割據時代，談不到什麼建設，直到國府統一全國，貴州聽命中央，才開始有計劃的建設。及至抗戰軍興，貴州地位更見重要，一切建設推動益力，先生適於此時再度奉命返黔服務，其任務之重要艱巨以想見。先生以獨特之才識，一面明瞭國家情形為中央所倚重，一面深悉桑梓實況為鄉人所推崇，故其歷任各職，均有顯著成效，觀其促進公路建設主持貴陽市政以及開發貴州人力物力等各項成就，已可見其端倪，特別是出長建設廳兼籌辦和主持貴州企業成立貴州全省衛生機構的十年間所創辦，改進和發展的事業，無不從無辦法中想辦法，無財源中開財源，建立合理的制度，適應地方和國家的需要，克難艱苦，而成績斐然，令人肅然起敬。最值得注

意的是：先生所訂推動企全省人力物力開發的幾大原則，如延用專才，劃明權責，分層負責，事業人員不受官方人事變動影響，以及統一會計等等，都是成功現代大企業的必要條件，先生在四十年前即訂定推行，其成功自所必然。只以神州變色，一切計劃未能完全實現。此我黔人乃至國人所共同惋惜者。

韓五先生出任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時，我適在上海中航總公司服務，先生對我知道極深，後曾約同返黔工作，惜因情況變遷，至渝而返，與先生相從兩年，深知其知人善任，對事觀察精微，計劃週詳，決策果斷。益以對人誠懇不易，故人皆樂與共事，凡有所舉，均易推動著效，觀其所成，足證我所見之不謬。先生現雖年逾八十有二，息影臺北，猶不斷研討有關過去黔省政治經濟之成敗得失，其盡瘁鄉邦之精神，至足敬佩。此書問世，不僅供國人對此謎一樣的省區有清楚的認識，對光復大陸以後國家對西南國防建設，提供具體的意見；而黔人對故鄉知識之充實，更需人手一編，詳細參閱。愛國必自愛鄉始，韓五先生以其餘年特著此書，深具苦心。深盼國人與黔人勿負先生之苦心。

，鼓吹革命。于在辦報時期，深得南社社友「上海通」朱葆康之助力。

民國肇建，任交通部次長，代理部務。宋教仁被刺，臨終即枕於于右任之身，託以後事。十四年 國父北上，派右任為北京政治委員會委員。十五年國民軍敗，走莫斯科，假道俄蒙，而於五年，率部出關，與北伐之師會於鄭州。十七年任審計院院長，二十年任監察院院長，行憲後膺選監察委員，復被推為院長，前後長監察院三十四年，被尊為監察院之父。五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病逝榮民總醫院，享壽八十有六。渠不忘記大陸，故於五十一年為歌曰：「葬我於高山之上兮」，後人從其志，遂葬於臺北縣大屯山也。

右任除革命助業外，於文教事業有重大影響者，尚有一九〇五年外籍教士干涉震旦校務，學生羣相退出，渠助馬相伯創立復旦公學以容納脫離同學，「復旦」之名，亦為渠所定。同年十一月，留日學生反對日本取締留學生，全體罷課，陳天華憤而投海自殺，渠復與王敬方氏等發起「中國公學」以收容，並兼任復旦與中國公學兩校國文教席。民國十一年與葉楚傖、邵元冲等創辦上海大學任校長。現在臺教授尚有黃季陸、劉英士等。同年十月復旦大學舉行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典禮，贈氏法學博士學位。氏之詩書，大氣磅礴，有「右任詩存」「標準草書」行世。「牧羊兒自述」，二十五歲以前所作，乃述其青年時期之情形，故在臺復刊，即名為「我的青年時期」，民國五十一年再版，又改名「懷恩記」。